

川録輯要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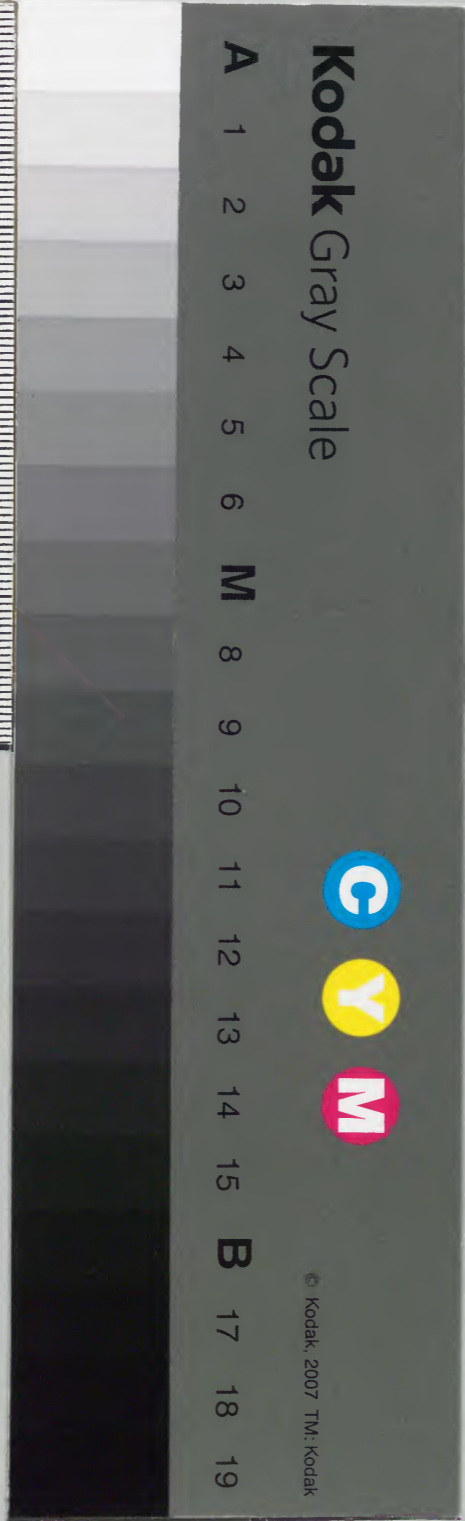
四之六

漢書門			
九	四	七	六
一	〇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九	九
函	冊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6
冊數	10 (8)
函號	299 138

共十本



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淺草文庫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人道類

聖人不過盡人道而已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能盡人道便合天道天人無二也

問如何便能盡人道曰能率性便能盡人道

熊兒問人道即周子所謂人極否曰人道即人極以

其當然而言故謂之人道以其極至而言故謂之

人極其實一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四
太極二字是伏羲未發之秘而孔子發之人極二字是孔子未發之秘而周子發之要之周子只是孔子底孔子只是伏羲底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語已逗漏出人極然周子說得分明周匝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于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邱垤不能爲泰山行潦不能爲河海而人可以爲聖人故曰人爲萬物之靈

人極自在天地非聖人指點出來人不能知非聖人
以身率先人不能行周子說個立人極立字便見
開天聖人有多少功德在昔年劉念臺先生有人
譜編立證人社亦是此意
能與天地並立爲三方是立人極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
立人極之本中正二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
是聖人盡性工夫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性盡物
性而與天地參

舜光問如何是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程子有言只用

敬不用靜蓋恐人以虛靜爲靜也若中正仁義而

主靜便是敬若離中正仁義而主靜便是虛靜

又問主靜是主如何不曰主靜而中正仁義乃曰中

正仁義而主靜曰若先言主靜便是虛靜便易入

異端周子之言如此然今人猶以周子主靜爲偏

於靜者不知中正仁義故也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

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

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人欲爲動主靜者

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

偏靜之弊乎

周子通書聖學篇云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故知無欲二字實兼動靜無欲兼動靜則主靜斷非偏靜矣

舜光問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與修道之謂教修字意同固是自定亦是定人盡己性亦所以盡人性也

中正仁義句下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

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所謂五行之外別無陰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應萬事要處只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問通書多說幾字太極圖中卻不見此意何也曰妙合而凝處一圈是何物

妙合而凝一圈在天則合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在人則合義理之性氣質之性

舜光問韓子博愛之謂仁儒者非之而周子通書亦曰愛曰仁儒者又以爲是何也曰仁有體有用周

見義金車要 卷之四 四
子之言仁則以誠爲體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就
發用上言之若韓子則竟以愛爲仁而不知其有
體用故先儒以爲非是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朱註但疏其義未知議
何所指曰此言聖人本誠以行五德無方體無窮
盡也

舜光問周子誠神幾曰聖人能誠能神亦足矣何必
又著幾字曰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誠是體神
是用幾是體用之間最著緊處在天則爲陰陽復
姤之閒在人則爲已發未發之際聖狂之分全在

於此作聖者急須著眼

通書之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於聖人者不能道語
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於庸
人者謂其作僞耳惟其作僞故機械百出事變日
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於自己身心何益愈
勞擾愈不安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
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

思辨錄輯要 卷之四 五
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
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
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知其全欲率
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

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
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
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
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
得其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
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

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于天從乎獨
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
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居敬
之學何謂窮理格致是也何謂居敬誠正是也

虞九言孔子論性曰性相近也孟子論性則曰性善
二說已自不同至宋儒又言性有義理之性有氣
質之性性豈有二乎曰不然只看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句則理氣之說明而性之爲性昭然矣蓋太
極者理也兩儀者氣也理無不善一入乎氣遂分
陰陽分陰陽遂分剛柔分剛柔遂有清濁有清濁

遂有善惡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是兼義理氣質而言性所謂合太極兩儀而統言者也孟子則指其最初者而言以爲陰陽之氣雖雜揉偏駁之極而太極則未嘗雜人之氣質雖下愚濁惡之極而性則未嘗不善故專以善爲言是獨指太極以發明此理要之立言雖殊旨意則一太極兩儀未嘗二性如何有二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周淑文王異公與予同論太極予曰諸兄知周子畫

圖文公作解意乎太極之旨最爲微妙而二先生
之亟亟于講明之近思錄中且以爲初學入門之始
者欲人知性學故也性學不可只作一番閒話講
過須是切身體認實實見得自己本然之性又實
實見得自己氣質之性用力猛下工夫盡去氣質
之私而一復本然之性方是實際

問天地氣質曰天氣有清濁地氣有厚薄氣清質厚
只聖人之徒也氣濁質薄愚不肖之流也氣清質薄
則知過於行而爲狂爲智氣濁質厚則行過於知
而爲狃爲賢

水性寒火性熱水可熱而火不可寒者剛柔異也柔者易染剛者難奪此君子之所以貴爲剛也

凡人性剛者最難自反然其自反也奮然不憚易轍之勞性柔者最易自反然其自反也嗒然若喪而已能改過自強者十不得一二也剛者而善自反柔者而能自強則中行之流聖人之徒矣氣質之性得之於天不可強求學者須是深加省察之功務求變化氣質

或言人性有剛柔剛者只在剛裏邊求個剛中柔者只在柔裏邊求個柔中子曰不然剛中之中卽柔

中之中柔中之中卽剛中之中剛柔者氣質之偏中者義理之正乾之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剛而能柔見中不見剛矣坤之用六利永貞則柔而能剛見中不見柔矣剛柔有二中無二

男偉問聖人亦有氣質之性否曰聖人安得無氣質之性如伯夷偏於清柳下惠偏于和便是夷惠的氣質孔子中和便是孔子的氣質

孟子七篇只言性善未嘗言氣質之性惟口之於味一章以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對說則知孟子非不知氣質之性但立教之法決當以義理爲主亦

思辨錄輯要 卷之四
以當時性學大壞非專主義理無以障狂瀾於既
倒也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說氣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說習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頭腦

蘇氏胡氏俱以無善無惡爲性蘇氏縱橫之流未嘗
畱心理學此不足怪五峯先生蓋稱家學淵源者
其言尤見紕繆何也五峯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
之心道義全具此已是說性善了又曰無適無莫
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其言自相矛盾真
不可解且無適無莫四字亦看錯

馬性健故能使之致遠牛性順故能使之引重人性
善故能使之行五達道率其自然莫不各有當然
之則性所本有故也

問馬牛水火亦可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否曰馬性
健牛性順水性寒火性熱此義理之性也馬有良
駑牛有馴惡火麗油而熾泉因地而溫此氣質之
性也

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晰不得只是一個性就本
然而言則謂之有善無惡就氣質而言則謂之有
善有惡究竟一落氣質除卻聖人便不能渾然天

地之正故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亦是說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晰不得處
繫辭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天命之初渾然
至善一落氣質便有善惡便分差等此孔子之論
性所以言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是指太極之不倚
陰陽者言之其實太極卻離陰陽不得故程子曰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不識性未有不以此
言爲禪家機鋒話頭者

此中間靈處謂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謂之性性
中之妙而合理者謂之善若分義理氣質而言性
猶是意圓語滯也

心性善合人與萬物而觀凡物皆有靈處所謂心也
凡物皆有所秉而一定者所謂性也若性中之妙
而能合理則惟人有之故獨以性善歸人
不獨人性中有義理之性卽物性中亦有義理之性
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雞司晨犬司夜是也卽以草
木土石言之參蓍之補金玉之堅貞皆義理也但
人能通悟物不能通悟故獨以義理之性歸人耳
人性通物性塞人性教則善物性教亦不善
人性善只是一通字聖者通明之極也不教而善者

也賢知學而能通者也教而後善者也愚不肖不學而不能通者也教亦不善者也

諸儒中論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純備通書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貞上看出繼善成性處不過一誠字誠字卽實理也能全此實理者惟聖人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周子論性首稱聖人以聖人得性之全且正故欲觀性者必觀聖人卽孟子言必稱堯舜之意也

周子論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從來論性無如此語之簡而盡顧儒者罕稱之蓋以此語爲論氣質耳豈知舍氣質之外無性乎故愚謂程張朱論性千言萬語不如周子此一言

舜光問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如此則性善從何處看曰周子本文下面曰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

中而止矣從此處看舜光未達曰不是人性本善如何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中者即性之本善處也人之所同具也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為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而稱性善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個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個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

舜光問如何是本然之性曰本然者謂本是如此也如人性本自善則善是人本然之性火本自炎上則炎上是火本然之性水本自潤下則潤下是水本然之性推之萬物莫不皆然反此便是失其本然

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
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
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
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是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
原不分明故有此語
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于
向亦主此論今看來亦未是若未落氣質只可謂
之命不可謂之性於此說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
且若就命上說善則人與萬物同此天命人性善
則物性亦善何從分別孟子所云性善全是從天

命以後說反覆七篇中可見如乃若其情則故而
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之類並未嘗就天命之初未嘗落氣質處說
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卽朱子亦有此言蓋以性之
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雜萬有不齊
下不得個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爲此處渾
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
分別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
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
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

思辨錄要 卷之四 三
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
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語極精微然著意精微便有弊
病此處已隱隱逗出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語更精
微卻已隱隱走入釋氏離一切心卽汝真性一邊
去

論性精微莫若中庸然只是說喜怒哀樂喜怒哀樂
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中與和是善未發無不中已
發無不和是聖人之性善未發未能無不中而未
嘗無中已發未能無不和而未嘗無和是常人之

性善性善二字只如此看

只一盡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與天地參故只一致
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若說喜怒哀樂處不精
微便不是若舍喜怒哀樂處別求精微更不是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篤恭
而天下平此皆喜怒哀樂精微處也然皆從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三達德五達道九經實處做
來故其效驗亦實實是敬信民勸民威天下平今
人喜談精微者不講平日工夫不論後來效驗只
說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的大話何啻千里

近來論性只是二種一種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說義理說氣質只在文義上依樣葫蘆未見真的其爲弊似乎有二性一則離卻氣質全說本然極是高明而其下梢全是打合釋氏離經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爲害更大學者不可不知

舜光問告子陽明論性雖同一無善無惡得無有異否曰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陽明狀其虛無然總是只說得氣曰告子以混沌爲性固是認氣爲性若陽明無善無惡正是言無聲無臭之妙如何卻是說氣曰孟子道性善只是說人性中皆有理若曰

無善無惡則是人性中無理只虛虛無無豈不是氣

袁幼白問未發是理是氣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是氣之未發也然其時無所偏倚卽謂之中則氣卽是理予因問幼白已發是理是氣曰是氣予曰已發是氣中節是理幼白恍然曰乃知不中節則純是氣既中節則氣便是理理氣之分如是如是

人性中無所謂善惡只有中與過不及同一喜怒哀樂中便是善過不及便是惡故聖人盡性只是致中和

思齋金華要 卷之四 五
人性之善只是一中字故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生不能皆中然
以觀乎萬物則惟人受天地之中也能有此中便
是善能全此中便是盡性
中是理一過不及是分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如人之性
善理一也而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聲而知其
滅族火之畏溼就燥理一也而蜀中火井遇物不
然得水益熾且投之以燭則反滅分殊之極真有
不可解者然不可以食我之故而遂謂人之性惡
不可以火井之火而遂謂火之性就溼而畏燥也
此經之所以必言恆性也

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性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
命人受於天則爲性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
古人制字之義須是先說心後說性合諸儒之說
而觀則是必先有氣質而後有性性無氣質無所
附麗也然則論性善者亦必在氣質之性上看出
性善方是真切不然總說得天命之前極善只是
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繼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周子太極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思齋錄要 卷之四
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
人之氣質萬有不齊如何卻謂之善聖人只是就恒處看出蓋人性雖萬有不齊然同稟陰陽五行之氣則同具健順五常之德所稟所具之微著不同而同稟同具則同也即同處便是恒即恒處便是善故書曰厥有恒性中庸稱三達德孟子舉四端皆就人性中指其恒處言之也

氣質二字因張子與天地之性分別後諸儒皆作不好的說以後遞相傳習人但一說著氣質便道是
不好的物只要離去他不知氣只是天氣質即是地質除了天更無氣除了地更無質是氣質即天地所命惟天賦以如是之氣質故有如是之理但聖人則能踐形而衆人則不能踐形耳豈可以形色爲非天性乎

氣質二字不可輕看萬物之中惟人頭圓象天而向天足方象地而向地四肢五臟九竅百骸皆準陰陽五行此真天地之靈秀故具天地之義理邵康節所謂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未爲貧也若

禽獸則鮮有具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者卽閉有而皆衡生故雞知司晨犬知司夜蜂蟻君臣虎狼父子其靈秀只有一隙故義理亦只有一路若草木則全無四肢五臟九竅百骸而又倒生全向地而背天故知識全無只具得寒溫平熱一性是義理之妙全由氣質人豈可輕看氣質人之瞻矚高者性多聰明禽獸中猩猩獼猴有時人立則性亦靈於他獸乃知人之靈妙處全在天氣但無地質則天氣無所附麗耳問靈處卽義理否曰靈只是知覺知覺之合義理處

卽義理也雖有兩層卻非二物

人之所稟由天地生成者皆謂之性故世俗所稱如悟性作性記性酒性食性之類性各不同總之皆出於氣質悟性作性出於天氣記性酒性食性出于地質若義理之性則兼天氣地質而有之健順五常由於陰陽五行也

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離氣質而論性必至入禪何則父母既生以後落氣

質矣則須說父母未生前既而思父母未生前則是天地而天地亦氣質則須說天地未生前既而思天地未生前又有混沌開闢歷劫之說則須是說無始以前空劫以前此必至之勢也去孔子孟子周程張朱之說不覺千里萬里矣學者須要窮至此處乃知性善只在氣質

曹暉吉問性不可離氣質之說確不可易但與荀卿楊雄韓愈諸子之說作何分別予曰孟子言性善於氣質之中道其常也書所謂恒性也荀卿言性惡於氣質之中道其變也楊雄韓愈言性善惡混

言性有三品不知氣質之有常變而概言之也若知恒性則雖荀卿楊雄韓愈亦恍然於性之皆善而必不至於多贅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卽書厥有恒性之恒字其中卽有善字意在不然便是無本領漢籠統話頭也朱子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卽有氣質而後有性之證也

性離不得氣質猶道離不得陰陽氣質之外無性陰陽之外無道

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卽告子食色爲性之說也曰是

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
食悅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
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
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
言性則雖以食色爲性容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
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爲性亦言氣
質也孟子不言食色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
之謬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人道類

儀臣兄謂子言性善卽在氣質則許多惡人頓放何
處子曰聖人言馬性健牛性順則許多駑駘之馬
抵觸之牛頓放何處儀臣仰天拊手失聲而笑
問人心道心卽義理氣質否曰人心卽氣質道心卽
義理道心只就人心中合于道者言之非有二心
曰然則如何云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曰此

是說工夫既知本體之危微如是便須下精一執中工夫猶孟子言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而後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先言本體使人知危微可畏則不敢忘戒慎恐懼之功繼言工夫使人知精一可憑則可徐收致中致和之效

問如何是道心在人心中心曰人心非人欲予思辨錄中已詳言之人心只是食色乃積乃倉無怨無曠便是食色中道心放飯流餽踰東家牆便是人心中人欲

或曰義理之性原于天者也氣質之性出于人者也

子謂義理卽在氣質豈可言天卽在人子曰此處分不得天人若分天人便有二性謂之性便是出于天不但性出于天卽四肢百骸何一不出于天強分天人總墮偏見

正兒問人之形氣屬父精母血何以又屬天氣地質曰父精母血亦天氣地質也人之呼吸日受天之氣人之飲食日納地之質其精與血皆氣質所成也惟天地之權常尊于父母而其閒有不可知者存故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不然堯舜只產聖哲瞽瞍只產頑嚚矣

又問父母之氣或有不善者天地之氣則無不善譬
 瞽生舜理或有之若堯舜生朱均理在何處曰天
 地之氣無不善尊天之辭也謂之曰氣則庸有不
 善之時如所稱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
 得其正者皆是也

又問繼之者善是理是氣曰以周子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觀之則繼善是兼理氣曰然則何
 以謂之善曰此時雖兼理氣然未著于物則猶是
 渾然全體也如人性在未發之時雖亦有氣然無
 所偏倚則渾然是中故謂之善也

或言天命之初未著于物渾然至善以此言性極其
 高明且占地步子何獨言氣質得無為世所指摘
 曰予言氣質原未嘗離天命但予言天命是就人
 言天若云未著于物則離人言天離人言天不但
 易入虛無即極高明與人何涉

天命如日月在天人受天命而有性如水照日月而
 有影水有清濁則影有不同人稱水影之明者必
 曰某水之影明而後可見其不同于眾水如徒指
 日月而說其光明則與水何與故離人而言天猶
 之離水而言日月離氣質而言性猶之離水而言

影

未生以前此理在天既生以後此理在人萬物皆備飽滿具足不從此中識取性善而仍講未生以前縱極至善已被禽獸草木分取一半

人喜就人生以上講性善只是容易打合禪和一路然其弊只在離氣質而言性始

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空劫以前就此處說

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相較只是過猶不及

論性必要合萬物而觀蓋性字是萬物公共的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有一物必有一性須要看得通貫方得若于一物之性窮格得不通貫則于本性猶未盡也

高中元駿朱子中庸首章註曰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其當行之路又若何此言誤矣藥性本草中元豈未讀耶

問物性中之理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之類是矣若夫草木土石之類則理在何處曰理字甚活草木土石無知覺其所稟之性卽是理草木如大黃合當寒只寒便是他理附子合當熱則熱便是他理土石如礬性橫硝性直皆是理也曰然則烏喙性合當毒只毒便是他理乎曰此亦是理如鷹鷂合當惡只惡便是他理蓋其氣如此則其理自合如此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也理字義虛只是個當然所以然道德二字亦然故韓昌黎云道與德爲虛位

問朱子云寒灰腐木有性如何曰如今人製銃藥必要用杉木柳木灰別木之灰便不可用蓋杉木鬆易然柳木直去遠性如此理亦如此也

問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如何曰藥性本草言之矣寒便是水性水德熱便是火性火德燥便是金性金德溫便是木性木德平和便是土性土德五氣五味皆然

不但物物具五行之德卽五行又各具五行之德卽如一木也有秉木中之水德者有秉木中之火德者有秉木中之金德者有秉木中之土德者四行

皆然故邵子皇極經世論走飛草木又于走飛草木之中各以四相乘此真善類萬物之情者看到此處方是能盡物性能盡物性然後可謂能盡其性

沙介臣曰看到此處方知格物卽是盡性之功曰盡性只是格物窮理之極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程子曰性卽理也此理字不可作善字看只是作常理看若作善字看則人性上便說得去物性上便說不去豈可謂人有性物無性乎性作常理看故

火之理熱水之理寒馬之理健牛之理順人之理善此理字方一貫無礙

講性善須著一人字著一人字則不至離人而言天著一人字則不至離物而言性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應轉一語曰天下無物外之性

孟子論性善如言必稱堯舜則故而已乃若其情形色天性心之同然是不離人而言天如水無有不下是豈山之性異于禽獸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犬

之性牛之性是不外物而言性一部孟子論性只是如此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卽天地就人而言則謂之氣質離人而言則謂之天地其實離人而言則天地之性性字只是命字所謂繼之者善也張子之意以爲人能反乎天則成之者性卽繼之者善也其實性之正訓則離不得氣質故張子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張子正蒙虛字作理字看

陳克艱問性善只在氣質然則氣質卽性乎曰氣質不是性離氣質亦不是性性者氣質之理也人氣質之理善物氣質之理雜

克艱又問性只在氣質則氣質有惡亦可謂之性乎曰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問惡旣是性則如何謂之性善曰孟子曰口之于味性也君子不謂性也

生之謂性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而至于味人物之分則孟子辨之矣食色性也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至于爲義外之說則孟子辨之矣此可見孟子言性善不離氣質也克艱曰

今日方知先生之言直接孟子予曰不但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不離氣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朱子註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不離氣質書曰厥有恒性易曰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俱不離氣質古來聖賢言性總是一樣

吳江戴雲野讀予性善圖說問先生以氣質論性善則性中之惡何以處之予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爲聖人緣飾出來強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楮捲等議論故孟子特地指點以爲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恒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爲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個故善是個主惡是個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

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如韓子博愛之謂仁周子亦曰愛曰仁語雖一般而識仁不識仁直是迥別

人性中未嘗有善惡只在中和過不及惟其中和故喜怒哀樂中卽有仁義禮智惟其過不及故喜怒哀樂中卽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仁義禮智是好處故名之曰善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是不好處故名之曰惡中和本然也人之所以爲人也主也過不及失其本然者也非人之所以爲人也客也

予性善圖說出惟予老友數人皆浩然無疑以爲孔孟之言至此方合其餘則不敢疑不及疑者有之未能浩然也毘陵湯公綸曰先生之言善矣然自此而往辨者將日衆老友顧殷重亦曰恐天下將以此爲標的予曰只恐立論處未是耳若是則以爲標的而往後性學將自此而章明也顧子曰恐亦有不可與辨者予曰惟入異端深及有客氣者不可與辨外此皆不妨

問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何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論其理也惟至誠能盡性者語其實也論其理則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故人皆可爲堯舜論其實則湯武不能爲堯舜夷惠不能爲孔子故惟至誠爲能盡性問如何是能盡人之性曰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如何是盡物性曰穿牛鼻絡馬首種嘉禾去稂莠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欲盡性者先知性欲盡人物之性者必先知人物之性書曰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胥子之性也知其直與寬故教之溫與栗以盡其性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也薑制半夏童便制附子一部本草皆是知其性故能盡其性

盡性盡字最妙人性中無一不具所謂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仁義禮智皆備然惟聰明睿知之至誠能盡之外此則或偏仁或偏義而不能盡矣所謂盡者知其偏而能充之使全也問中庸言率性之謂道故論性須是言義理精微之性方可率若夾雜氣質安可率曰今人看率性率字大錯朱子曰率循也由也言物各由其性之自然則莫不有道所以明道本在吾性中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之意也今人卻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

說而學者不察輒爲所惑哀哉

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卽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著中庸開卷第一義便說個戒懼慎獨戒懼慎獨方是吾人率性之方一部中庸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天下平都是此意總之只一敬字

時中率性也無時而不敬也無忌憚不敬也不敬則不能率性矣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非不用戒懼慎獨蓋自然戒懼慎獨出于性也堯之欽舜之允執文王之小心皆戒懼慎獨也要之千聖千賢率性之功只是安勉之分無有不本于敬者

或問性之之聖只有本體無工夫如何曰此言大錯卽如孔子豈非性之之聖然十五志學三十立四十不惑直至耳順從心何一時一刻非工夫又孔子自言曰不如某之好學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何樣工夫只是比別人較自然較容易乃三家村不識字愚夫一拾龍溪唾餘便閉目垂眉動稱不學不慮真堪發笑

問聖人亦戒慎恐懼否曰聖人明德常明堯兢舜業如何不戒慎恐懼曰聖人不思不勉如何又要戒慎恐懼曰惟其戒慎恐懼故能不思不勉戒慎恐懼即明德常明至誠無息也惟無息故有弗思思之即得有弗行行之即中一息則不能不思不勉矣君子未能時時戒慎恐懼而勉爲戒慎恐懼所以期至于無息也

問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何如曰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克工夫也細勘古來即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即乳臭狂童兎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以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知性知本體盡性盡工夫

居業錄卷之五 三
本體天之所以厚人工夫人之所以答天

天者理而已矣學者欲譚天須是窮理故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繫辭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學者毫不窮理而動輒言天以放曠爲自然以虛無爲高曠天未必天而理全非理矣

工夫二字是聖人參贊化育處多少裁成輔相俱在此中聖人之所以有功于天地萬物有功于天下後世皆此二字也卽孟子性善二字亦是要人認識本體好下工夫非謂既識本體當下卽是工夫更不須用力也

聖人修道立教固是參贊化育學者開氣稟之拘去物欲之蔽亦是參贊化育

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個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去但認得個圓陀陀光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五 三
有此說話

儀于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于是得力于理先于氣一言于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于太極人之氣質本于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劃然終始終始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

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于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于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

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于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于萬物之際見夫所爲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于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于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其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昭合程朱則閒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第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安得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于此以誌子三折肱之概

龔子無競讀予性善圖說與予論性終日子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

無競又問以人物之靈蠢論性得無有類于知覺否

曰性不是知覺若從知覺上論性則人與禽獸有知覺而草木無知覺然則草木遂無性乎性只是物所稟于天以生之理如人所稟于天以生是善的馬所稟于天以生是健的牛所稟于天以生是順的推之草木莫不皆然此所謂性也靈蠢是善不善之所由分處

問知覺亦可見性否曰如何不可見性人之知覺多在仁義禮知故見人之性善馬之知覺多在致遠故見馬之性健牛之知覺多在任重故見牛之性順

又問佛氏如何以知覺爲性曰佛氏之言曰在眼觀看在口譚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識則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不是以知覺運動爲性儒者闢之非是他闕竅只在識不識三字上所謂悟不悟也但他所謂悟與吾儒所謂盡心知性不同子貢言性天不可得聞非秘之而不聞也工夫未至雖言之而終不得聞也須知聞性天有多少工夫在今人粗心浮氣略看語錄幾則便自謂知性何啻說夢

孟子論性只是開眼說如今人論性只是閉眼說

沙介臣問氣質之性既善君子如何又要變化氣質
曰謂性善只在氣質者就理一而言也謂氣質須
變化者就分殊而言也變化是變化其分殊以就
其理一總之不離氣質

又問朱子云性善是超出氣說如何只就氣質說曰
但說一理字便超出氣然未嘗離乎氣蓋不雜陰
陽之太極卽不離陰陽之太極也如今人言理超
出氣便要離了氣故不得不發明之

郁東堂問氣質之性善先儒變化氣質之說又如何
曰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原未嘗說至善言人之所
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原未嘗說無惡所謂性善者
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論其理一不論其分殊也若
變化氣質正所謂參贊化育與氣質善之說原不
相倍且不是氣質本善如何可以變化禽獸之氣
質何以終不能變化

今人只不識氣質兩字氣天也質地也萬物皆一陰
陽故凡物皆有氣質氣質中間所具之理則謂之
性聖人指其性中之恒理而名之故于物曰某性
健某性順某性寒某性熱而于人則曰人性善

身心方爲有益

性也有命焉是後天而奉天時命也有性焉是先天而天弗違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就實事上說如今人只就虛處說如何識得真性命

許舜光問性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命亦有明命之命氣數之命如何曰只是一個性一個命古人特分別言之耳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予亦曰莫非性也順受其正

又問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氣數之命君子往往順而受之何也曰氣質之性君子弗性然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是氣質未嘗看輕也氣數之命君子順受然不立巖牆命也有性是氣數未嘗看重也總之君子只是循一個理

又問氣數之命一定人亦能衡命否曰不必說衡命只是說立命孟子歿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故曰知命者不立巖牆又曰命也有性此俱是立命處近日袁了凡功過格載雲谷禪師一段議論極好此便是衡命然衡命便夾帶些人欲在裏

邊究亦有不可知者

又問古今聖賢所稟多是清明中和之氣宜其富貴壽考乃往往不然何也曰聖賢所稟是一物一太極而氣運所至又有個統體一太極三代以前凡為聖賢者無不富貴壽考至三代以後則不然此是大氣運所在勝著命運也故曰天命勝國命國命勝人命

盛世則君子多福而小人多殃衰世則小人多福而君子多殃此不足怪即易否泰陰陽消長之理也天無心焉譬之于水清水則宜清水之魚濁水則宜濁水之魚反是則否水無心焉此可以觀氣運也

黃殷嘉問心者性之郭郭如何是郭郭曰郭郭是外面一層蓋言心所以包性也心有形性無迹今人心中有個空處空處也只是氣氣惟虛故靈靈則便有許多好處如仁義禮智是也此皆天之所賦也萬物得之以成其為萬物者也然皆包在中心中故曰心者性之郭郭

又問靈即是善否曰靈屬心善屬性心惟虛故靈惟靈故中間有許多仁義禮智也朱子註明德曰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虛靈不昧言心具衆理應萬事言性

靈屬氣善則專指氣中之理言理不離乎氣善不離乎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人無有不善

心是一物然有體有用性體也情用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

亦史問心性亦分體用乎曰若以心與性對說則性是體心是用若以性與情對說則性是體情是用若以心性情竝說則心統性情而以性爲體以情爲用

程子曰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此語大可味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生物爲心不過一乾元資始而已乾元仁也人之心亦仁而已故曰仁人心也

或曰心有善惡性無善惡非也心性俱有善惡但善者其本然惡則非其本然耳

正兒問赤子之心與大人之心有分別否曰大人之心無私而合天理赤子之心則無私而未必合天理曰然則何以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此言大人從未有私心也

又問宋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朱子謂這般處極難說須就地頭看兩家之說畢竟如何曰林正卿說是心具衆理太極卽理也

又問心屬火如何卻具五行之理曰火是光明發動之物故具得五行以五行配五德火原屬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則四德皆具

荆豫章問朱子言性爲太極心爲陰陽邵子則謂心爲太極如何分別曰須要看各人立言之意朱子是分別心與性性是理心是氣故曰性爲太極心爲陰陽邵子是将心對陰陽剛柔動靜說故曰心

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朱子言心以氣血言邵子言心以神明言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以人心對天地之中言故謂之爲太極卽皇極經世圖中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

自天賦我以形卽有此心心形之主也六經不言無心而佛氏言之後之攙和佛學者論學則專以無心爲尙朱子曰若是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有此贅物乎今之譚無心者皆以心爲贅物者也有以心與理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有以心與理合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究之心與理無

不一人自不能使之一耳能從心不踰矩則心與理一矣要之必自大居敬始

范淳夫女讀孟子出入無時節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謂此女不識孟子卻識心文公亦謂此女必天資高此心常自安定愚謂不然女子無學問安能識心其謂無出入者亦就形骸論耳淳夫喜而述之便以為真能識心也伊川或一時獎借之言文公則因伊川之言而姑許之耳

心無出入即佛氏心無去來道家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話頭宋時諸公多好禪學淳夫或未能免此耶

出入無時只是狀心之活出指在外入指在內不是

出為放入為收觀下無時與莫知其鄉句可見

心是活物或出或入聖賢與庸愚總只一般惟聖賢有操心之學所謂心法也既有心法則出亦可入亦可無不自知無不在天理中譬之馬然行止無常其天性也既有羈絡六轡在手則或行或止無不可範我馳驅矣

心之本體要閒心之作用不可閒本體閒是居敬作用不閒是窮理

朱子中庸序講人心道心真精絕自朱子以前未有

不以人心爲人欲者如以人心爲人欲則其流弊必至如溫公扞去外物之說矣

釋氏彌近理而大亂真正是不識人心故惟不識人心故并道心都無是處也

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又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此看道心人心大誤蓋心一也專指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者而言故謂之人心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說愚嘗有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

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

情裏邊亦有道心性裏邊亦有人心若竟以性爲道心便兼不得氣質之性

許南村爲予述先輩論學云人見美色第一看原是個道心第二看就是個人心了子曰不然第一看是個人心第二看便是個人欲又曰第一看是個人心第二不看便是個道心又曰若有工夫人能以道心常爲之主則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次決然不看

本心二字發之孟子本字妙極此卽所謂性善也卽

所謂良知良能也卽所謂明德也卽所謂道心也
吾所固有故謂之本心其他無限囂陵變幻不出
于氣質之牽拘卽出于物欲之陷溺總之非我之
所固有

翼微問昔魏莊渠與陽明相值陽明呼莊渠曰子才
如何是本心莊渠曰本心是常靜的陽明曰我道
是常動的莊渠不懌而罷後莊渠悔不再論畢竟
二說如何曰莊渠說是然當時不懌則非也宜答
云常動的是心常靜的是本心

又問動靜皆心今以靜爲本心然則動非本心乎曰
動靜兩字要看得好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
物此雖說陰陽不測極可觀心心是神明之物豈
可以動靜拘之當其靜時未嘗不涵動之理當其
動時未嘗不涵靜之理陽明所謂未扣時原是驚
天動地旣扣時原是寂天寞地是也此心之全體
神明然也莊渠此語又就心之本體而主乎理以
言之心之本體當其靜時無非天理若動時亦無
非天理而不失其本體則卽謂之常靜若動時一
入于人欲而失其本體則不能謂之常靜矣周子

思辨錄要 卷之六
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此豈偏於靜乎
亦以靜爲天理而主乎天理也故自註曰無欲故
靜

九咸問程子謂性無不善情有不善又曰性無不善
其有不善者才也孟子則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如何
曰有是性方有是情與才性善則情善才亦善矣
豈有性善而情才則惡之理此伊川過於分理氣
之故也要之就理一及本然處看則性善情善才
亦善就分殊及失其本然處看則才有惡情有惡

性亦有惡

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曰如得其情易曰
利貞者性情也情字古人皆未嘗說壞說壞情字
自後儒始不知此非情之本然也至於晉人一流
又直以情欲之情爲情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云
云世之不識情字也久矣

得情之正斯能全性之體

方武箴問人有居海舟卒遇風浪者人皆恐懼失常
彼獨言笑無異可謂得性情之正否曰此非人情
不可訓也陸雲倚柱讀書震雷破柱衣服爲焦而

思辨金車
九
雲神色不變此晉人之矯所謂直是暗當故耳非
人情也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

毛亦史問情與意之別曰初發出是情一轉念便是
意情屬先天意屬後天意可檢點而情不及持故
古人不曰誠情而曰誠意

又問欲與惡之辨曰流于情者謂之欲反于性者謂
之惡惡者情流之極欲者反性之漸

志主一心氣屬周身能持志則心正意誠能養氣則
粹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有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夫心必合氣
而後始可謂之心離氣言心心非心矣故孟子養
氣之學總不外持志而告子不求氣之學并不動
心亦非一則合氣於心一則離心於氣也陳白沙
詩曰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
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善哉言乎

純男問聖賢之學貴不動心而孟子又云動心忍性
何也曰彼動是疑惑恐懼此動是震動恪恭
心之動不動當在理上看不當在氣上求在理上看
則雖極其動亦謂之震動恪恭雖動猶不動也在

氣上求則雖極其不動亦只是生持硬捉雖不動猶動也

持志所以無暴其氣然著意持志亦易動氣蓋矜持急迫則氣拘而不得展反生差錯皆所謂暴其氣也說一養字最妙便有從容不迫之意正可濟持志之過

養氣之人有大勇勉強不動心之人只是執拗集義不集義之分也

集義只是格致工夫能格致則心地自然開明而浩然之氣日漸充積矣

集義是養氣之功養氣是集義之效必有事養氣之功也勿正勿期集義之效也勿忘是勿忘集義勿助是勿助養氣

勿忘勿助如煮飯相似忘則火熄助則飯焦

聖賢不專恃平旦之氣且晝所爲與平旦總是一般正男問明德曰只本心便是曰本心者仁也然則明德卽仁乎曰朱子釋仁字以爲心之德則明德非仁而何

孔蓼園問明德卽可謂之性否曰可朱子大學序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又曰使之治

而教之以復其性則明德非性而何

又問朱子曰天之賦於人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

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

大者謂之明德此四者如何分別曰此卽是一物

而朱子分疏言之耳自天之賦乎而言謂之命自

人之稟受而言謂之性自主於一身而言謂之心

自得於天之光明正大而言謂之明德

又問宋儒云仁者心之德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

與性如何分別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仁者性所具

之理曰性既是理如何又具理曰性兼理氣仁則

獨以理言也

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

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

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一愛字當之如此則

與墨子奚別閒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

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

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

極于聖之微言不足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

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

個仁字又云瞞心昧已便是個不仁字

無私心是體合天理是用既無私心而又必合天理者欲其內外兼盡也管仲之仁合天理矣不可謂無私心霍光之忠無私心矣不可謂合天理聖人未至時中地位無私合理四字尙未能盡湯武之伐暴伊尹之放君以言乎無私心則可矣以言乎合天理則未也要之孔子當此決不肯如此做仁字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論仁博而該真而切得仁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此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告子義外之說固不識義卽仁內之說亦不識仁孟子止與論義不與論仁姑舉其尤甚者而辨之也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事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仁義一物也義是逐條的仁仁是囫圇的義黃頊傳問禮何以爲天理之節文曰理字虛不可見體之于禮則實而可見故理者禮之體禮者理之用既見于用則必有許多進反周旋故曰節文

又問就一事上如何分禮義曰行之合宜是義合宜
中又有條理節文是禮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
行之
正男問智何以屬水曰仁是生機故屬東方木禮發
越故屬南方火義斷制故屬西方金智深沈故屬
北方水且流動活潑有似乎水故又曰智者樂水
仁義禮智四字自易文言發之然不過引其端至於
以四字竝提昌言正告則實自孟子始四端一章
爲天下古今開多少生面周子太極圖說以五性
配五行是有得於易亦有得於孟子

薛文清云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某事爲仁某事
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儀
謂如此必有議其工夫不能一片者然必由如此
而至一片方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今人天資則
不及困學學問則喜說生知亦異乎文清矣
理一分殊四字古聖賢教人只在此處說來說去但
未曾明明指出學者終無把握自張子西銘發其
意程子遂提出此四字示人真是千聖千賢傳心
要訣凡看道理到疑難隔礙處只提起此四字便
如利刃在胷迎風輒解直是受用不盡

王勇偉問理一分殊卽理同氣異否曰理同氣異在物上看理一分殊在事上看知理同氣異則觀物不勞知理一分殊則應事不爽

沈孝恭問理一分殊卽一本萬殊否曰不同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于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又譬之樹一本萬殊者如庭前之梅只有一根而長出千枝萬葉皆此根也理

一分殊者如同是一梅而千葉單葉綠萼紅葩各自不同也從此處體認自然有得

理一分殊四字最好學者不識此意終被異端惑道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

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

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菴因知
記其言若出於一先生真先得我心者
子與舜光論理一分殊之道言凡事凡物皆有理一
分殊時桌上有一穀舜光因舉問曰此穀亦有理一
一分殊否予曰有之穀皆可食是理一穀有百種
是分殊也

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纔望
見理一門面卽以爲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
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

一貫貫字只透徹二字如天下之理十重九重皆透
只一重未透亦叫不得一貫予嘗登高山至一峰
則有一峰之勝然未至絕頂此心終以爲歉乃強
步而上未至山頂數步四顧諸峰雖境界已自殊
絕而此身站立終未得安眼界心胷終未洞徹一
至山頂則身心眼界一時俱豁不惟此山前後左
右俱入襟懷卽四面羣山皆得指點自念一貫境
界卽是如此然非歷盡羣峰遍觀諸勝則絕頂終
未可遽到卽由小徑偶到而一山之勝與心目亦
絕不相關虛與實異也

論一貫最要實凡下一截工夫都要做到譬如登塔

一層進一層俱要實歷然後登峰造極顏子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正是理會分殊工夫也到得卓爾見前欲從末由與一貫只隔一些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後只是涵養從容俟其自化耳

曾子隨事精察顏子仰鑽瞻忽同是理會分殊同是研求一貫只是顏子說得虛圓活潑後人想不到都把來另作一義看此未嘗實實體驗故也聖賢言語不能實實體驗只是尋求文義安得不毫釐千里

一貫是格致之極功朱子補格致傳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個境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一貫後始到也平日無一刻不在這裏面用工只是未見到四通八達處一旦豁然便通體俱現此俱是實落境界不是影響話頭嘉隆以來先輩論學亦多提一貫但只是葫蘆提把門面大話來說與真實工夫絕無交涉貫者通也通者不礙之謂也人學問未至一貫雖極力效法聖賢往往舉足成礙爲忠則礙孝爲孝則礙忠志乎處則礙出志乎出則礙處存心理學則

礙經濟存心經濟則礙理學甚至有奮身竭力以
爭一事捐軀委命以就一死而卒之無當於聖賢
中正之道無益於天地民物之數者不知一貫故
也惟一貫則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處不礙出出不
礙處理學不礙經濟經濟不礙理學從心所欲不
踰矩千變萬化不離於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一貫聖人豈特忠不礙孝行忠卽可以全孝豈特孝
不礙忠行孝卽可以全忠行忠全孝禹平水土是
也行孝全忠泰伯三讓是也

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
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
遺處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
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所行而無
所礙處蓋理足於中萬事至前自然看定就無所
不關係無可或遺之中自然有個重輕就其重輕
之中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
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
謂之通通者權而得中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

思辨錄輯要 卷之六
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
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
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
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
知常不知變謂之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亢龍有
悔旣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
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進退存亡得喪觸
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未有
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

予晤虞九時正與及門說書義未卽出予獨步溪上
見春光滿溪桃李皆放因誦勝日尋芳之詩恍然
有得于詩意其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
是春分明道出一貫氣象

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
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
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前後獨坐猛思得大
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
是絜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

未爲醒確就絜矩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
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
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
此

存齋問權字非聖人不能學者未到聖人地位決不
可行權是否曰此是聖賢立教語意然亦須有辨
若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及揖讓征誅放君
殺弟諸大事此行權不如守經者也若嫂溺手援
之類雖未至聖人地位豈可謂權字難行坐視其
死而不救歟但學者於行權之時須要認得權字

極清方可下手不然一有差失悔莫可追故聖賢
不輕許人行權

曉得理一分殊便可與權

權只是中字權稱錘也古人遇事必量度以取中故
借權以爲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也旣知輕
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今人講權
字不如講中字權字有錯中字無錯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卽氣是理也至
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于氣
之說其孰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克己則無私心復禮則合天理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矣心無不同故理無不同也

孔蓼園問克復歸仁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沙介臣問克復歸仁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許舜光問一日克復如何便天下歸仁曰我人既有
學問只怕身心自身心道理自道理不能合一便
小有所得終非究竟我與天下安得不分爲二論
語志道據德是也若到得依於仁境界便仁卽是
我我卽是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已與禮無絲毫
彼此之間矣已與禮無絲毫彼此之間則天下與
我又安有絲毫彼此之間哉此所謂天下歸仁也
今且就志道據德做去

曹雲社問致中和曰致中和只是盡性工夫能盡其
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豈不
是天地位萬物育

夏玉汝問致中和曰只是一敬字敬卽戒懼慎獨也

思齊錄車要 卷之六
江位初問致中和工夫曰致中和工夫註中雖兩兩對說然到下手時只有致和工夫便著得力致中工夫卻著不得力止著力致和便已致中也天地位萬物育是實實有此境界若致得中和便現前皆見得也

致中和未至至誠無息未可語位育所謂一息斷絕便與天地不相似也

周翼微問曾點暮春數語是位育氣象否曰是他見得境界如此然工夫未易到也

郁東堂問不睹不聞時光景如何曰無不睹無不聞問何爲曰由不睹故無不睹有所睹則不能無不睹矣由不聞故無不聞有所聞則不能無不聞矣曰有睹有聞是主一否曰未便是主一此時須下主一工夫

誠是體敬是用誠卽敬之本體敬卽誠之工夫

有心存誠便是敬無心而敬便是誠敬而能成則誠矣

誠敬卽中庸明誠誠者天道敬者人道敬從知入誠自行來

敬學者之事也誠聖人之事也學者而欲至於聖人

思辨錄輯要 卷之六
其必由敬乎敬以立其本矣然非致知則道無由明非力行則道無以行知行並進自強不息作聖之功也顧知行非二道也不知不足以爲行不行不得謂之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由此而進於誠庶幾其聖乎誠天道也敬人道也誠則無不敬矣敬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謂大學喫緊全在一敬字明明德敬也格致知也誠正行也止至善誠也大學其盡於茲矣

敬其中庸之教乎誠其中庸之性乎戒懼慎獨敬也不顯篤恭誠也知行知仁之事合一勇之事也中庸其盡於茲矣

曾子由日省以幾於一貫日省敬也一貫誠也顏子由仰鑽瞻忽以至於卓爾仰鑽瞻忽敬也博文知也約禮行也卓爾幾於誠也孟子道性善由集義養氣以至於不動心性善敬也集義知也養氣行也不動心幾於誠也合中庸大學觀之顏曾思孟之學俱盡於茲矣後儒從可知矣

孔子渾是一誠然吾十有五章亦可想見大槩志學敬也立與不惑知天耳順知行也不踰矩誠也雖生知安行之聖其進學次第亦必如此

天下無數道理總貫他全在知行二字若道理日在天下我不能知與我無與既知矣復不能行亦與我無與知之非難行之爲難行之非難久之爲難久之非難終之爲難

如臯吳白耳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莫是纔學則知行並進否乎曰古之學者爲己故纔學則知行並進今之學者爲人故纔學則知行便分

陽明謂真知卽是行欲得此旨則真行卽是知也子

夏雖曰未學一節卽是此意

九成問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若說字義則知行自分若說工夫則知行自合然亦有知過而行不及者智者之類是也亦有行過而知不及者賢者之類是也不可執一不須爭辨

陳言夏問中虛中實何以皆爲孚信之象予曰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有天理

以用養體由體達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所謂以用養體也有未發之中自有已發之和則盛德之至動容周

旋中禮矣所謂由體達用也

人多自矜其所長多喜從熟處走只是所習在此由

此觀之習之功大矣可不慎歟

學而時習之論語上開口便說一習字曾子又曰傳

不習乎習即是學孔子言習相遠原分善惡兩途

今為不學不慮之說者纔說習便道是不好字面

亦未知習字之義也

不學不慮兩言孟子本謂孩提之童不學而所知自

然能合道此為良知不慮而所行自然能合道此

為良能今不論合道不合道而但論學慮不學慮

則甘食悅色何嘗學慮真是以狂藥投人自謂醜

翻甘露

羅近溪以不學不慮為求仁之方非也仁者無私心

而合天理不學不慮只是無私心未必合天理必

不學不慮而所知所能無不合天理然後謂之仁

良知良能良字切須著眼

孩提之不學不慮猶聖人之不思不勉不學不慮非

孩提之仁義也良知良能則仁義也不思不勉非

聖人之中道也而中而得則中道也今之為學者

竟以不學不慮混為不思不勉不論知能之良與

